

见证

WITNESS  
VOL 28

## ChinaJoy与一群普通人的故事

“我愿意成为一种声音，对于那些失去声音的人。”

——玛丽·艾伦·马克 ( Mary Ellen Mark )

首页 | 施工者 | 父母 | 玩家 | 排队者 | 表演者

返回游戏频道首页 + 更多见证

## 引言

7月26日，第十届ChinaJoy在上海开幕。这天上午，李克穿着闷热厚重的表演服，在展馆里蹒跚行走，时而弯腰鞠躬，时而摆出可爱的造型，时而侧头卖个萌。转动头部时，他必须用手扶住顶在头上的15斤重的“脑袋”。快乐由平凡者创造，为每一位平凡者而生。

## 施工者

见证  
WITNESS

六十岁的龚师傅是施工队里的年龄最长者，这两天，他和其他小伙子一起熬夜、干重体力活

7月25日，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1馆，吴师傅蹲在墙边，用打磨机打磨墙面，整个人被笼罩在迎面喷出的粉尘中。中午时分，展馆的施工现场温度很高，油漆味刺鼻，粉尘弥漫。这块场地上共有80多名工人，无论木工还是油漆工，没有人戴口罩，因为“戴口罩呼吸不畅，干活不方便，也热”。

吴师傅做了十多年木工，这是他参与过的最大的一个展馆项目，展台占地面积900多平米，造型墙的整体高度在8米以上。墙体在制作时被分解为一个个两三尺高的木块，每个木块的重量，轻则三四百斤，重至六七百斤。现场组装时，需要八九个人才能将单个木块搬上升降机，升至相应的高度，再固定到铁架内。

“这个最难。这么大的东西，你要把它竖起来，搭起来。人守不住，就容易受伤。”龚师傅说。

今年60岁的龚师傅是这支施工队里的年龄最长者，做木工已经三十多年。这两天，他也和其他小伙子一起熬夜，一起干着重体力活。



施工队7月23日才被允许进场，工期只有三天，不得不每晚加班。7月24日，他们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，次日上午8点又赶来开工。

见证  
WITNESS

在八米高的脚手架上固定沉重的巨幅喷绘，用腻子修补凹凸不平之处，用砂纸一寸寸打磨墙体

施工队7月23日才被允许进场，工期只有三天，不得不每晚加班。昨天，他们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，今天上午8点又赶来开工。龚师傅身旁的一位工人，因连续熬夜，加之吸入粉尘，喉咙嘶哑，已经说不出话。

下午1点多，工人们陆续走出场馆，穿过烈日暴晒下的广场，三三两两蹲在马路边，捧着盒饭吃了起来。十多分钟后，吃完午饭，他们又立刻赶回展馆，继续施工。有人身上绑着安全带，站在八米高的脚手架上，固定沉重的巨幅喷绘；有人跪伏在地，用刮子将铺在地上的十多米长的喷绘一点点刮平；有人站在高架上，粉刷数百平米的墙面，用腻子修补凹凸不平的地方，用砂纸一寸寸打磨墙体。

下午5点多，展台搭建完毕，开始安装演示台、灯箱，并做最后的修补。这时，周围的其它展台也已基本完工，开始调试音响、彩排节目。现场，震耳欲聋的音乐成为了除温度、气味、粉尘外，另一件让工人们头疼的东西。

照目前的进度，龚师傅估摸着晚上9点就可以收工，和大家一起回工厂休息。龚师傅来自江苏北部的农村，老伴和两个女儿都在老家。他平时就住在工厂的宿舍里，一间20多平米的屋子，四张上下铺，住了七个人。

“不出来打工怎么办？农民不打工，什么都没有。”已过耳顺之年的龚师傅说。

还有16个小时，ChinaJoy的四个展馆即将对外开放。



吴师傅蹲在墙边，用打磨机打磨墙面，整个人被笼罩在迎面喷出的粉尘中。没人戴口罩，因为“戴口罩呼吸不畅，干活不方便，也热”。

## 父母

见证  
WITNESS

参观暴雪展台时，小佳笑得很开心，坐在轮椅上手舞足蹈。母亲抚摸他的额头，让他放松

7月26日上午，母亲推着16岁的儿子小佳（化名），在人群中缓慢行走。

小佳系着安全带，坐在轮椅里，看不见两边的展台。母亲在他身后推着轮椅，走走停停。父亲挎着包，拨开两边的人群，偶尔拿起相机给母子俩拍照。他们一家从北京赶来，提前在网上预订了门票。母亲说，去年，小佳就盼着要来ChinaJoy看看。

小佳从小患有脑瘫，由于存在语言障碍，难以与人正常沟通，但他吐出的含糊不清的几个音节，甚至一个眼神，母亲都能立刻领会。休息时，母亲拿出一瓶矿泉水，一边喂给小佳喝，一边用纸巾擦拭从他嘴角流出的水。

每当看见自己熟悉的游戏画面，或是听见别人提起自己喜欢的游戏时，小佳就会流露出兴奋的表情。母亲说，由于平时缺乏娱乐，也难以和正常人交流，现实中的小佳没什么朋友，游戏成了他最要好的伙伴。

小佳喜欢玩魔兽和星际，能够操作键盘和鼠标，同电脑打，也会联网和其他玩家打。父母还给他买了Kinect体感游戏，带他一起玩。问他玩得怎么样，小佳只是笑，说不出话。父亲在旁边调侃说，他是菜鸟。

参观暴雪展台时，小佳很开心，坐在轮椅上手舞足蹈。母亲抚摸他的额头和胳膊，让他放松。一号馆内，两个相对的舞台正同时表演节目，中间的通道上挤满了驻足眺望的观众。人们面朝两侧，看不见身边的情况。保安见状，过来帮忙。我们不得不用身体从人群中撞出一条路，让小佳和他的母亲通过。

中午11点多，母亲推着小佳离开了展馆，她说孩子这两个多小时过得很高兴。父亲问我，网上能不能收看到这次展会的视频转播。我不确定。

告别时，我承诺下次会带些魔兽和星际的周边给小佳。小佳转过头，看着我，开心地笑了起来，然后吃力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听清他说的话，这也是他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。



一天，安安翻出了父亲用过的游戏点卡，摞在一起，有将近半米厚

7月28日，父亲推着两岁多的女儿安安（化名），在人群里小心翼翼地行走。经过一个大头娃娃时，小推车里的安安转过身，用手指着笑。

安的父亲今年35岁，是一位魔兽老玩家，从2005年国服公测起玩到现在。单位还有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玩家，大家都是魔兽同好，平时常在一起交流。

昨晚，安的父亲10点多才下班，没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，直接睡了。今天一早，他和妻子带着安安，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赶到展场。

进了展馆，他们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对于一个两岁多的宝宝来说实在太不适宜。一是噪音太大，他们刚从一号馆走到二号馆，安安就闹了起来；二是人太多，推着小推车，根本无法从两个展台之间挤过去。他们只好在展馆两侧的通道上走一走，看不到什么内容。于是，夫妻俩商量出了一个轮流参观的办法：一个人挤进去参观展台，另一个人就在通道上带宝宝，等对方回来后再相互替换。

“魔兽的展台是必去的。”父亲说。不过，他也只是站在人群后面，远远地看了看屏幕上播放的其他玩家的试玩视频，并没有挤过去排队，“毕竟不是20多岁的人了”。

2009年，安安出生后，父亲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每天下班回到家，他要忙着做饭，等收拾完毕，女儿睡下了，才有时间坐在电脑前玩会儿游戏。周末，他也只有晚上才有空玩游戏，白天还要带着女儿参加各种早教班，或是去公园玩。

现在安安还小，父母不希望她过早接触游戏。不过平板电脑上的一些小游戏，比如《水果忍者》，她已经玩得很熟练。

一天，安安翻出了父亲用过的游戏点卡，摞在一起，有将近半米厚。“等女儿长大后，带她一起玩。我做MT，她做奶妈。”父亲笑着说。



小佳平时喜欢玩魔兽和星际。参观暴雪展台时，他笑得很开心，坐在轮椅上手舞足蹈。母亲抚摸他的额头和胳膊，让他放松。



母亲拿出一瓶矿泉水，喂给小佳喝。由于平时缺乏娱乐，也难以和正常人交流，现实中的小佳没什么朋友，游戏成了他最要好的伙伴。



安安今年两岁多，她的父亲35岁，是一位魔兽老玩家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吃完晚饭，等女儿睡下了，他才有时间玩会儿游戏。

## 玩家



一上午，小海试玩了十多款游戏，其中一款排了50分钟队。中午，他啃了两个烧饼作为午餐

小海今年13岁，老家安徽，现居上海，外公在展馆的卫生间做清洁工。7月24日，外公打电话给小海，告诉他这里有个游戏展。开展前的那天晚上，小海赶了过来，住在外公家，一间20平米的出租屋里。

早上7点多，他跟着外公一起进了展馆。外公打扫卫生，他在休息室里呆到8点正式开展，才溜进展场，一个人玩了起来。上午的四个多小时，他先后试玩了十多款游戏，玩得最多的是射击类游戏，玩得时间最长的是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玩了20多分钟。

排队试玩一款射击游戏时，小海被密集的人群紧紧地挤在了一米多高的台阶前，看不见外面的情况。身边稍有松动，他就用两只手扒住台阶，跳起来往展台上正在试玩游戏的人们张望。对面舞台上，主持人正与观众互动，对着台下攒动的人头喊道：“大家说，哪边的ShowGirl最漂亮，我们就抛给谁。”



小海埋头啃烧饼时，清洁工陆续进来休息。一位阿姨逗他说：“这回你知道什么是人山人海了吧。”他不服气地说：“我还去过世博会呢。”



五十分钟后，小海终于戴上耳机，站在电脑前，开始试玩这款游戏。他控制的是一名机枪兵，穿过夜间的草地，与敌人交火，瞄准、追击和躲避的动作颇为老练。他说他三年级时玩过一款射击游戏，半年升到了“上士”的头衔，技术就是那时练出来的。

上午的试玩结束后，小海在卫生间门口找到了正在清扫垃圾的外公。外公领着他挤过人群，走进场馆另一端的休息室。休息室狭窄闷热，外公给他倒了杯水，掏出两个烧饼。早晨买的六个烧饼，外公留了两个给他做午餐。小海埋头啃烧饼时，其他清洁工也陆续进来休息，一位阿姨逗他说：“这回你知道什么是人山人海了吧。”他扭过头，不服气地说：“我还去过世博会呢，逛了八个馆，比这里人多得多了。”

吃饱了肚子，小海拎着外公的水杯，朝其它场馆出发。上午玩的一款射击游戏的“新兵试炼”任务，他只完成了一个，还有两个任务正等着他去发现。

路上，小海告诉我，这个暑假他不用补课，因为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不错，英语81，语文87，数学91。暑假开始后，他每天呆在图书馆，上午写作业，下午看书，晚上打篮球。

中途休息时，小海拿出了自己领到的一件印有“上海人”字样的黑色T恤，开心地举在胸口给我看。这个暑假结束后，他就要和外公一起离开上海，转到外地去读初中。因为没有上海户口，他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。

**见证** WITNESS 王燕随身带着3DS，前不久参加同人展，擦肩了三十多人，今天一天下来，一个也没擦到

7月28日下午，二号馆的空调似乎失灵了，场馆内变得很闷热。王燕（化名）站着打了一个小时《街霸x铁拳》，满头大汗。她选的清一色是女性角色，Lili、Julia、Poison。虽然她只会平砍，不会放大招，但身边的那位男性对手的实力似乎也不强，他控制的“豹王”被王燕三下五除二，干净利落地给KO了。

王燕昨天从南京赶来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看看索尼的展台，她在这里已经泡了两个多小时。和她同行的是一位上海女孩，她们四年前在一款网游中结识，成为了好朋友。

王燕属于主机游戏和网络游戏通吃的玩家，平时玩得最多的是PSP、NDS之类的掌机。这次来ChinaJoy之前，她刚从同事那儿花1000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的限定版Wii。她是一位标准的宅女，喜欢ACG，经常逛同人展，喜欢看Cosplay，喜欢初音，喜欢AKB48。可惜这些，她都没怎么在ChinaJoy上体验到。

除了索尼展台的游戏外，现场的其它游戏没有一款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她想去看Cosplay表演，但人太多。排队领周边时，她听见远处在播放一首AKB48的音乐。后来她才知道，那边的展台上，有一支Cosplay社团正在表演AKB48的舞蹈。“因为领东西，没看成。太伤心了。”她懊悔地说道。

工作之余，王燕很少出门，出门就是为了和朋友联机《怪物猎人》。她玩《怪物猎人》已经一千多个小时，从2G、P3到3G。她在网上认识了一群固定的“机友”，大家经常聚会联机。刚才在展场上，她还碰见了两位同样从南京赶来的高中生“机友”。

今年年初，王燕为《怪物猎人3G》特意买了台3DS，随身带着。上班路上，她半个月擦肩了两个人；前不久参加同人展，擦到三十多人；今天，一天下来，一个人也没擦到。根据ChinaJoy官方统计，7月28日这一天的总入场人数达到了52576人次。

“今后，希望任天堂也来参展，还有世嘉、卡普空之类的，也可以来一来啊。”王燕咯咯地笑着，盯着她的同伴，对我说。



小海开心地举着一件印有“上海人”字样的T恤。暑假结束后，他将离开上海，去外地读初中。因为没有上海户口，他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。



王燕站着打了一个小时《街霸x铁拳》，满头大汗。她从南京赶来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看看索尼的展台。

## 排队者

**见证** WITNESS 凌晨1点，王跃坐在展馆的大门外，对着空无一人的马路发呆，喝掉了三瓶红牛加一瓶可乐

7月29日是展会的最后一天，早上6点15分，展馆外的玩家入口处已经排起了一百多人的长队。王跃（化名）站在队伍的第一位。昨晚下夜班后，他吃了点夜宵，就让朋友骑摩托车送他过来。凌晨1点，展馆外的电动伸缩门还没有打开。他找了把椅子，坐下来，翘起二郎腿，点了根烟，让朋友帮他拍了张照。朋友离开后，他独自坐在大门外，对着空无一人的马路发呆，喝掉了三瓶红牛加一瓶可乐。

王跃的目标是圣衣箱，他是《圣斗士星矢》的粉丝，家里买了大大小小一堆手办。ChinaJoy的前面两天，他都到场了：第一天拍美女，顺便熟悉场地；第二天拿周边，收获了十多个袋子、两副纸牌、一个打火机，而他最想要的圣衣箱却没能领到。第三天，他上白班。最后一天，他特意半夜赶来，为的就是抢在第一位，以便顺利领到圣衣箱。虽然他知道，展会结束后，肯定会有人在网上叫卖，但他觉得那没意思，只有自己亲手取得才有意义。

王跃今年24岁，是一家品牌服装专卖店的销售人员，早中晚三班倒，下班后的主要娱乐就是玩游戏。他玩《魔兽世界》已经七年，每天四五个小时，用他的话说，“除了工作就是宅”。

凌晨4点半，王跃终于迎来了一对同伴——金晓（化名）和她的男朋友。两人从浦西打车过来，也是冲着圣衣箱和书呆子箱而来。金晓事先作了充分准备，上网查资料，打印展位示意图，在空白处为每个展位标注了此



下夜班后，王跃吃了点夜宵，就让朋友骑摩托车送他过来。凌晨1点，他在展馆外找了把椅子坐下，翘起二郎腿，让朋友帮他拍了张照。

处可领取的礼品，圣衣箱、书呆子箱、大包、抱枕、手机座、杯子、卡套、公仔、T恤、钥匙扣、杯子、人偶、折扇、军牌、卡牌、环保袋……有的展位写不下，她就写了“很多”两个字。

进入场馆后，金晓和男朋友准备分头行动，一人去拿圣衣箱，一人去拿书呆子箱。这两个展台虽然紧贴在一起，但由于派发时间相同，而且排队的人太多，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，排了这边的队伍，肯定就轮不上另一边了。

**见证** WITNESS 下午离场后，李君去网吧参加了部落屠城团。屠城后，两个团骑黑色战熊，在埃索达合影留念

李君（化名）排在队伍的第五位，他是一名高三学生，从太原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来。这个暑假只有20多天，他抽了6天参加展会，回家后就要开始准备暑期补课。

李君是一名忠实的暴雪粉丝，从小学就开始接触暴雪的三大游戏系列。高中学业虽然繁重，周末两天，他还是会抽出两三个小时，上线看看有没有活动。身边的朋友已经很少上线，他们要么在等熊猫人，要么改玩《暗黑破坏神3》。这次参加ChinaJoy，李君没有机会现场体验熊猫人。排一个多小时的队，玩15分钟，他觉得不划算。

昨天下午离场后，李君和朋友去网吧参加了部落屠城团。屠城后，两个团骑着黑色战熊，在埃索达合影留念。

8点04分，队伍放行。王跃买到票后，一路狂奔，从买票口到5号馆的检票口，再冲到1号馆的展台处，三公里的路，“就像魔兽里的冲锋”。到达目的地时，他已经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而这时，在他前面已经排了六七十人，部分是挂着证件提前入场的工作人员。“如果第一个进场都抢不到的话，我无话可说了。”他说。

此时的一号馆空空荡荡，只有三处排着长龙，一是圣衣箱的领取处，二是书呆子箱的领取处，三是暴雪礼品的领取处。其中，圣衣箱的领取队伍已经排出了20多米。

王跃最终如愿拿到了圣衣箱的领取牌号，他转身再去暴雪的展台领扇子时，被告知“礼品已发完”。



从买票口到一号馆的展台处，三公里的路，王跃一路狂奔。到达目的地时，他已是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而这时，在他前面已经排了六七十人。

## 表演者

**见证** WITNESS 表演结束后，肖勇换上自己的衣服，白色T恤、白色短裤、黑色拖鞋，又变回了一个正常的大叔

“让人崩溃”、“真贱”、“吓人”、“震撼”、“低俗”、“抢眼”、“有镜头感”……这是围观人群对肖勇（化名）的评价。

肖勇络腮胡子，戴着墨镜，虎背熊腰，走起路来昂首阔步，却穿着一身兔女郎的服装，嘴里还叼了一根胡萝卜。粉红色的假发，粉红色的无袖上装，粉红色的短裙，粉红色的腕带，白色的丝袜，粉红色的绒球皮鞋，还有浓密的胸毛和腿毛。台下的观众称他为“大叔”，工作人员称他为“男兔”。

他每天要穿着这身装扮在人群面前曝光三个多小时，还要在各展馆内来回转上三四圈。他走到哪儿，镜头就会跟到哪儿。不断有人过来同他合影，还有人指点他做一些或可爱或妩媚的动作，比如翘起一只脚，捏个兰花指放在脸颊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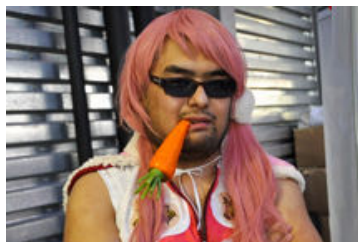
“从走出更衣室的那一刻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肖勇严肃地说。一天的表演结束后，他换上自己的衣服，白色T恤、白色短裤、黑色拖鞋，又变回了一个正常的大叔。

肖勇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动漫迷，超级宅男。他玩了十多年动漫，家里的动漫杂志和光碟堆积如山，动漫手办不计其数。一次，他咬咬牙把一批动漫杂志处理给了收废品的，卖了300多元。2004年，上海东方明珠广场上举办过一场Cosplay表演，他和朋友们出了一套12件齐全的黄金圣衣，全部是自己手工制作。

肖勇从小打算走漫画这条路，为此特地转过学，初中就读的是美术专业学校，可惜由于手抖，无法坚持，只好忍痛割爱。初中毕业后，他进入一所技校，但由于家里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，一年后，他辍学在家，开始为动漫杂志撰稿，“那时候以为一个月靠两三百块钱的稿费就能生活了”。

之后，他在游戏机店打过工，“从PSP 1000做到PSP 3000”，在超市做过理货员，卖过手机，当过保安……十多年下来，他对动漫的热爱始终如一。

朋友眼中的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，这次被拉过来扮演“男兔”，也是因为欠了朋友的人情。“否则，就算你一天给我两千块钱，我也丢不起这个人。”他不屑地说道。



肖勇络腮胡子，虎背熊腰，走起路来昂首阔步，却穿了一身兔女郎的服装，嘴里还叼着一根胡萝卜。





查看原图

7月25日下午5点多，展台搭建完毕，开始安装演示台、灯箱，并做最后的修补。这时，周围的其它展台也已基本完工，开始彩排节目。现场，震耳欲聋的音乐成为了除温度、气味、粉尘外，另一件让工人们头疼的东西。



## 结束语

厂商为“男兔”肖勇安排的现场活动环节之一是与一名男观众配对，然后牵着对方的手绕展馆一圈。这天下午，和他配对的是一名学生。一路上，对方一直躲着他，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还不停地向他抱怨：“你们玩得好大啊。”

肖勇耸耸肩，回答说：“我也没办法。少年，你就忍一忍吧。”

网易 游戏专题

主笔：大狗（赵廷） 编辑：尚言 设计：蒲云飞 时间：2012-07-31

分享到：



| [游戏首页](#) | [回到顶部](#)

意见反馈

About NetEase - 公司简介 - 联系方法 - 招聘信息 - 客户服务 - 隐私政策 - 网络营销 - 网站地图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

©1997-2019